

久居城市，如果不是应邀到库区采风，我断然不会想起那些隐没于水畔的村庄。

走在曾经走过的路上，那些老旧的青石板、土坯房、泥土路，还有残损的屋檐仍在。小径蜿蜒曲折，行道树统一了步调与身高，仿佛列队的士兵，一路指引你通向现代文明的造物景观。而近旁水流潺潺、叮咚有声，引流潜经密林深谷，汇聚成深潭暗河，无声滋养着四野，直到稻穗在金灿灿的落日余晖下静静变黄。

此时，整体搬迁后的村落空寂无声，霞光中，几分凄清落寞，仿佛昔时老人独对夕阳、思绪万千。

回想彼时，乡村依山而建，山民临水而居，流水遇沟而过，绕山低流。那些流淌在山间的时光，烂漫到无声，山间岁月只惊人的一瞥，便将日暮晨昏点亮。

曾今，我想在这片澄净的天空下，结庐为舍，观流云舒卷，避喧嚣繁世，如同父辈一般，过人世间最轻简的生活，直到静静终老在这片青山碧水间。

如今，行走在空茫村道上，人烟散尽的村庄少了生气。四野草蔓疯长，空剩寂寥萦绕在心。回想昔日鸡犬相闻、炊烟四起的农家景象，如今早已淹没在过往烟云中。曾经走过的路、看过的云，都已悄然隐匿、不知所踪。然而，少年时



□ 费 城(壮族)

的旧居还在，以及门框上歪歪斜斜的身高线，依然标记着童年成长的模样。

伸出手，推开故居颓朽的门，旧年影像在瞬间扑面而来，仿佛一切近在咫尺，又如此寂寞遥远。所有成长的记忆，无论快乐悲伤，都沉落在心灵底片上，凝固为石，风干成昔日内心的影像，任凭记忆温暖擦拭，直到透射出别样的光和亮。

多少年来，人们似乎从未留意过这些逐渐消失的村庄，即使乡村生活日新月异，即便这个村庄隐匿

了，那个村庄依然还在。只不过，村东村西间的距离缩短了，而关于童年乡村的浅白记忆，已然与这方山水融为一体，早已分辨不出消失的是哪一个村庄。

面对故乡，我永远是个沉溺在记忆里的孩童。然而，从乡村到城市，又有谁对成长的记忆不留痕迹呢？

当我回到故乡，重新寻访一些被时间洗过的痕迹，那些一同追逐嬉戏的孩童，仿佛还没洗净手掌上的泥巴，不经意间已成为家里的顶

梁柱、半边天。而慈爱的老人，已在不确定的时间走向泥土，长眠在村边小河旁，高高低低垒的土丘，仿佛一道道生命的站台。而数年前，那里曾是孩子们游泳后晾晒衣服的地方。

若是在夜里，河岸有人连夜赶渡，手上握着灯笼或者手电筒，只消隔着宽阔的河面摇晃一下灯罩，便可听到沿岸传来的一声犬吠。不多时，河那边悠然点亮一盏豆油灯，一个佝偻的背影摸索着来到河边，哗啦啦，一阵清脆的渡船锁链

声从水面跌宕开来。

至今，那清越的划桨声，依然在小小的渡船上颤悠着，随同湍湍流水，荡入悠远的记忆深处。

无声的水，渐渐淹没了村庄。那些曾经走过的村落、房舍和小路，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。同时，消失的还有田畴和炊烟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山村生活。现如今，眼前取而代之的是一湾绿水，如绸似带，浩浩荡荡，拂过驻足者踏访游览观光的视野。抬首，目力所及之处，唯见水面裸露的屋顶和树冠的尖顶，几只灰头土脸的水鸟栖落其上，偶尔拍落几声幽鸣，亦随远道而来的山风遁入空茫。

世事沧桑，山村的每一缕风、每一轮新月，都将定格成生命中永不消弭的风景。时光飞升如炊烟消散，当岁月载着山村渐渐远去时，昨日所有的梦都将恍若隔世，曾经努力寻访的痕迹，如今已然无迹可寻。

我知道，我的村庄亦将被流水带走，最后消逝在令人过目难忘的观景台前。

人，许多时候是怀旧的。一棵树、一束花、一株草，便是一段美好的回忆，便有无数念想在心中搁浅，繁华过后，化为烟尘消逝。风过的日子，我把乡村的美好记忆装点成风铃，悬挂在城市窗前，守望落日余晖下远乡的静美。

柜有余香

□ 韦利敏

在这个不足八十平米的屋子里，灰黑色的水泥墙上挂着外公外婆的黑白遗像。屋里没有一件家具，除了一个落满灰尘的八仙桌，就只剩一个被蛀虫们咬掉了四个脚的老式实木衣柜蜷缩在墙角。

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里说的“家徒四壁”，是指卓文君和司马相如“驰归成都，家居徒四壁立”，虽然他俩当时贫困，但至少身边有良人相伴，算上一无所有。当我再次迈进这个屋子，举目望去，荒凉感席卷我全身的时候，这个老式衣柜瞬间让我心头一热，这未必不是另一种长情的陪伴。

“妈，你看，这个柜子竟然还在！”我急促的语气还带着一丝惊喜。

母亲迈着小碎步，绕到墙角，又环着这个衣柜看了看，最后拉开柜门，几只躲在暗处的蟑螂像得到冲锋指令一般，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，朝母亲脚下冲来。但母亲丝毫不慌，镇定地看着四散的小黑影，喃喃道：“可惜了，门和脚都坏了。”

当年外婆去世的时候，依据家乡旧俗，是要烧掉她的随身之物的。但母亲说这个柜子太大，不好搬运，再说它也没有坏掉，姑且留着吧。此后，它就一直被搁置在墙角，无人问津。

外公外婆去世的第一年，姐姐陪着母亲回去扫墓，屋子里是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木椅子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些桌子和椅子也逐渐腐烂，最后被丢掉。我被时间的大手推着走，经历了几年求学时光并顺利参加工作，在此期间一直久居外地，未能返乡祭祖。外公外婆迁坟的时候，我因病未到场，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，竟一直没能亲自到外婆家扫墓，只从姐姐口中得知，那个屋子里，除了一个又破又旧的柜子，再无其他。我初闻这话的时候，心中并未起任何波澜，只觉得人生即是如此，人走了，别说茶会凉，很多温热的记忆也会凉。

这是我时隔十三年后，再次来到外婆家。我从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对着一堵墙，瞬间悄然泪下，更没有想到，能治愈我的，是一个破旧的老式衣柜。

扫完墓的母亲，在姐姐的陪同下到村里串门了，喜欢独处的我，留在了屋子里等候。我顺着母亲打开的柜门，往里面探了探头，柜子底部沾满了一个个小黑点，大概是蟑螂的分泌物吧。我拉开了柜子中间的抽屉，抽屉上的拉环是铜制的一个圆圈，放下去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一块钉在木板上的铝片，那声音如同孩童的笑声，让我感到轻快。抽屉里什么也没有，我却愣了神，一个

个模糊的影像突然从柜子里穿进了我的身体。

大概是9岁那年的农历七月十四，我随父母一起到外婆家探亲。母亲买了很多糖果，还有几块红糖，递给外婆。贪吃又机灵的我带着妹妹跟在外婆身后，我亲眼看着她把这些好吃的糖果塞进了这个衣柜里，合上抽屉的时候，那个铜拉环拍在铝片上的声音让我的心痒痒的。晚饭后大家围在桌边聊天，我带着妹妹躲进了外婆房间，蹑手蹑脚地拉开了那个抽屉……

还有初三那年的暑假，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，让我跟着帮忙收玉米。那年村里的一个男生刚考入广西艺术学校学习，他回村的时候，经常坐在自家的稻场边画画。我永远忘不了每天早起的时候，山顶的阳光铺在他的身上，画板几乎被他的身子遮住，稻场中间是几个歪斜的箩筐，而那箩筐边沿溢出了成片成片的玉米，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，画着，等我随着外婆爬到山坳上，开始掰玉米的时候，他才开始拿起玉米耙子，在稻场上划拉来划拉去。这个画面让我在劳累之余浮想联翩，不仅解乏，还解闷。无人在场的时候，我跟他谈，想跟他学画画，他以我没有天赋为由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。难过了几天之后，我趁外婆不在家，偷偷地用铅笔在外婆的衣柜内门上写下一行字“周振宇，讨厌死了”，随后重重地关上了那扇木门，也关上了第一次青春期的懵懂。

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在这个衣柜周围绕啊绕，我的手指划过凹凸不平的柜门，回忆着外婆曾经无数次推拉柜门的样子：天冷了，她会从柜子里抱出一床床被子为我们盖上；衣服裤子破了，她会从柜子里拿出针线，在电灯下为我们缝补；嘴馋了，她会变戏法似的从柜子里拿出几颗糖，一颗一颗交到我们手里；过年了，她会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张崭新的纸币，让我们收好。

这个不到两米高，长约三米的衣柜，可不仅仅是外婆盛放衣物的衣柜，还是我们翘首以盼的温暖和快乐。虽然它大部分时候上着锁，但钥匙一直挂在距离衣柜不到一米的墙壁上。我好像瞬间就释怀了。这个衣柜很老了，甚至被废弃了，但它依然承载着我过去那段旧时光的美好回忆；外婆虽然不在了，但与她相处的点滴，我从未忘记。

“眶当眶当”的开门声从十几步开外传来，我猜大概是姐姐和母亲回来了。我伸出双手，把那个掉了合页的衣柜门关上。



融水安太乡元宝村杜鹃花开吸引游客观赏。(龙涛摄)

德保县巴头圩外有个叫“古吉留”(当地壮语音)的地方，占地约两万平方米，这里顽石峥嵘，古树参天，深潭罗列，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的休闲去处，也是外来游客的观光之地。

盛夏七月的一天，我行走在寂静的“古吉留”，面对苍翠的古树，心生肃穆。突然，一株直径一米二左右的巨大红榔树出现在眼前，它有着淡褐色树皮，苍老的枝桠像龙一样在树上弯曲伸展，微风吹来，枝叶发出簌簌的响声，犹如龙的叹息声。据记载，红榔是中国稀有的树种之一，又名光叶槲，是一种不多见的植物，而且只有上百年的红榔才能成材。

2005年4月，我有幸参加一次文学交流会，在采风活动中遇见了一棵白榔树，它高耸入云，直径一米左右，已有六百年树龄，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榔树长什么样。后来，结识了一位广西大学林学院教授，才知道榔树又分为血榔、红榔、黄榔、白榔四种，而红榔又属大叶榉科，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。

此时，仰视如此巨大的红榔树，让我叹为观止，这是大自然天地合一、天工开物的杰作。望着红榔树，我想，人是多么的渺小、多么的微不足道呀！我们对于古树而言，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。

观赏了红榔树，我来到一处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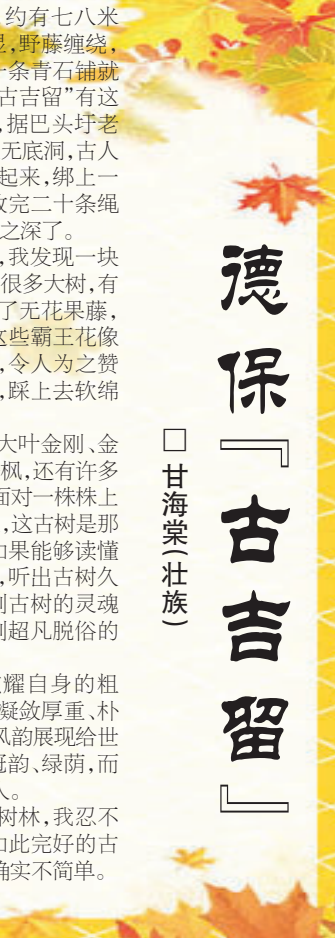
潭旁边，这潭呈圆形，约有七八米宽，潭口四周峥石凸显，野藤缠绕，潭里的水非常清幽，一条青石铺就的石阶向潭水延伸。“古吉留”有这样的自然水潭共5处，据巴头圩老人说，“古吉留”水潭是无底洞，古人曾把二十条长绳连接起来，绑上一块大石头沉入潭中，放完二十条绳索还没到底，可见水潭之深了。

“古吉留”古林里，我发现一块比较平坦的地势，长着很多大树，有些树密密麻麻地缠满了无花果藤，有的爬满了霸王花，这些霸王花像一把把利剑竖向天空，令人为之赞叹。树下厚厚的落叶，踩上去软绵绵的，非常舒坦。

林里的古树还有大叶金刚、金剛菩提子、枫树和绿杆枫，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树。面对一株株上百年树龄的古树，我想，这古树是那么的真实而又亲切，如果能够读懂它们曾经的千古沧桑，听出古树久远的悠古回声，感受到古树的灵魂所在，那不是能够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了？

这些古树从不炫耀自身的粗壮、高大，而是将自己凝敛厚重、朴实无华和脚踏实地的风韵展现给世人，从不夸耀自己的冠韵、绿荫，而是默默荫护前行的旅人。

走出“古吉留”古树林，我忍不住感叹，能保持一片如此完好的古树，是巴头人的功荫，确实不简单。



德保「古吉留」

□ 甘海棠(壮族)